



# 雪祭唐古拉

張鼎全 著

XUEJI TANGGULA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 书 名：雪 祭 唐 古 拉

---

著 者：张 鼎 全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

印刷者：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9

插 页：1

字 数：169,000

版 次：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1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5,501—15,600

---

书 号：ISBN 7-5033-0223-2/1 · 192

定 价：5.8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 無私奉獻的典范 時代精神的凱歌

趙南起

一九九〇、十二、

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上將為本書作者的題詞



張鼎全同志和他的妻子李淑琴

#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序《雪祭唐古拉》

总后勤部政委 中将 周克玉

今年七月，我去青藏线上检查部队的工作。我听到过张鼎全的名字。我知道了他从当一名汽车兵开始，在这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线上，已经战斗了二十多个年头；知道了他曾立过功、受到过许多的表彰和奖励；还知道了他在业余时间，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关于高原汽车兵生活的文学作品……一句话，他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出色的军人。

当时，我很想看看这位同志，因他外出执行任务，直到我离开那里，都没能见到他。

再次听到张鼎全的消息，便是他有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即将发表，我很想早日读到他的作品。不久就听说他因病重住院。向我汇报此事的同志介绍说，他是因身体实在不能支撑了，才从海拔 2800 米的格尔木下来的。得知他的病情后，我和南起部长都很着急，通过电话向他转达了我们

的关切和问候，并嘱咐医院精心治疗。张鼎全同志工作的青藏兵站部，上至领导，下至机关以及正在执行繁忙运输任务的同志，无不万分惦念着他的病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编辑部的同志也听说了张鼎全同志的身体情况。不久前，他曾把自己在无数个夜晚写成的一部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的长篇小说寄给编辑部。编辑同志曾专赴西宁和他交换意见。当时，编辑们并不了解他的身体情况。张鼎全曾兴奋地表示，愿意再好好改一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部作品，了解高原汽车兵的胸怀和情操。他还代表汽车兵们恳望编辑部组织作家来高原上看一看。他说，到时候，他一定亲自开车当向导。

得知张鼎全同志病情后，编辑部的同志们匆匆来到总后勤部，表示要作为特殊情况，千方百计，尽快将书稿付梓，让张鼎全同志在病榻上，看到自己倾尽全部情感的著作，这或许能使他增添一分战胜病魔的力量。编辑同志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很感激的。他们约我为这部名叫《雪祭唐古拉》的长篇小说作序，我感到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青藏线，应该说是不陌生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曾几次到过青藏地区、几次在空中俯瞰这片神秘的山川。解放初期，修筑青藏公路曾是为全国人民瞩目的工程。在我们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那来自“世界屋脊”的捷报，对亿万建设者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一条青藏线，使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为青藏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对战斗在高原上的同志们，战斗在青

藏线上的同志们，一直怀着崇高敬意。到总后工作后，我去的第一支部队，便是青藏兵站部。也许正因如此，我被张鼎全同志的这部小说深深吸引。雄浑壮丽的高原风光，粗犷淳朴的藏族同胞，艰苦卓绝的运输生活……当然，最感人的还是那些从内地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风雪高原上的汽车兵。张鼎全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些汽车兵中的一员。于是，一代又一代汽车兵们献身高原的千般情志和他们面对亲人的百种柔肠，无不生动真切地跃然纸上。读罢，让人心动、心迸，进而使人为之喜、为之忧、为之呼、为之思……青藏线是一条风雪拦不住、冰山隔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浇筑这条运输线的，便是张鼎全同志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高原汽车兵的青春、汗水、热血和生命。

七十多年前，列宁在纪念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曾为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创作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写过一篇短文。满腔热情地称赞这本书是一本“好书”。称赞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描写得非常朴素而生动”。列宁殷切地提出，“希望更多的、从事群众工作的、真正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者来描写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或者几十部最真实的、最实在的、最富有实际内容的优秀作品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发表那些钻在故纸堆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名作家的文章要有益得多。”（《列宁全集》第28卷365页）现在，读了张鼎全同志的作品，我最想说的，便是七十多年前列宁说的这番话。我们无时不在呼唤文艺繁荣，如果我们的作家、

作者，我们所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奋斗过的同志，都能象张鼎全同志那样，拿起笔来，自觉地满腔热情地讴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那就是为文艺繁荣的真正到来作出了贡献。我们称赞张鼎全同志的精神，也为出版社积极体现部队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宗旨而欣慰。

上面这些文字，只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表露和记叙。因为我不是在评论这部作品，那将是小说出版后，读者和评论者的权利。我怀着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同样的心情，希望张鼎全同志能尽早看到这部作品的出版。我还衷心希望张鼎全同志战胜病魔，获得健康。感天动地的时候，什么奇迹都会出现。

结束本文时，我仅以一位老军人的名义，借《雪祭唐古拉》一书出版的机会，向为出版这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向常年战斗在风雪青藏线上的同志们，向张鼎全的战友们，表示深深的致意。

祖国不会忘记你们！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1990年12月5日夜



那块埋在天国门槛  
旁边的披雪石碑上，只  
有一行字迹：唐古拉山  
口 海拔 5300 米……

——题 记

---

在那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黑色黎明，古老华夏人的始祖说，总有那么一天，曙色会穿透广袤的宇宙，浑沌的大千世界将迎来清澈……

那个时候，造物主在这里铺展一片汪洋，把蓝色的天和蓝色的海溶为一体。黎明，壮阔的海水以巨臂托出一轮红日，赤染长空，朝霞似锦。圣洁的海鸥贴着海水展翅翻飞，高傲的巨鲸昂首在浪中游弋，雪白的海豹在海面上犁出一道道庄重的脊痕，记下这辉煌之年的灿烂瞬间；傍晚，轻柔的风抚摸着岸边梦中的棕榈，鸟无声，虫不语，万物都把目光投向幽秘的海面，仰视燃着圣火的太阳渐渐隐没于深邃的海底，又望着新嫁娘般的月亮划开粼粼波光，跃上海面，高高悬坐于夜的云床。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那交映

漫淌的月辉荡漾起伏，为大地和夜海的精灵做着安魂般的洗礼。

这是一个安详静谧的世界，这是一片圆润明媚的天地。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

在那个悲烈的瞬间，宁静温柔的海面突然歇斯底里起来，狂怒咆哮，惊涛百丈，骇浪千尺，地心里喷吐出挣扎的生的欲火，直冲云霄，震撼寰宇。

远在南半球的冈瓦纳古陆带着侵略者的馋欲，翻腾着，呼啸着，奔向带着母性温柔的劳亚古陆。两块大陆碰撞在一起，进行着空前壮烈的厮杀搏斗，电闪雷鸣，血肉横飞，天地昏暗，日月无光……

大地在决斗中断裂，隆起。慈祥的海毁灭了，海的最后一脉血乳，汨汨渗入大地的褶皱，滋养着崛起的峭岩，耸起这蔚为壮观的青藏高原。照耀高原的红日依旧滴血升腾，为一方山巅陆地的诞生而降下的世纪之雪，却再也没有融泻，白雪覆盖了一座峻傲孤寂的世界屋脊，覆盖了一个浑莽荒蛮的新纪元，覆盖了一片为来世朝觐者殉情膜拜的冻土圣地。

……几千万年过去了。

## 第 一 章

高原淹没在死亡幽灵狂呼乱叫的雪海中。

汽车团长冯云杰驾驶着 12 号车行进在雪涛汹涌的海面，身后的苍茫中漂浮着点点枯枝败叶，那是冯云杰的车队。

冯云杰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头上滚着豆粒般的汗珠，他的脸色苍白，用牙齿紧紧咬着青紫色的嘴唇，咬的时间长了，用的力气太大了，一股黑血从嘴角流下，象雪地里摆下一溜儿黑熊的干尸。他一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按着肝部，那里针刺般的疼痛，仿佛死神伸出利爪在那里乱抓乱挖。他似乎听到了死神狰狞的吼叫：来吧，你该将你的尸骨扔在雪原，让他腐烂，让它变作鹰鹫的佳肴……

不，老子还不到死的时候！老子还要给西藏运物资，要

去林芝的原始森林中看看那挺拔的青松，滴血的杜鹃；去雅鲁藏布江游泳，捉一条裸鲤炖着吃；去喜马拉雅山下对着耸入云霄的雪峰，唱一首《我是一个兵》；去藏北草原黑帆般的帐篷里，和藏胞们盘腿而坐，围着羊粪火炉，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老子的身后有长龙般的车队，这是钢铁铸就的城堡，要攻破我们的城堡，休想！死神，给老子滚远些！

冥朦中的死神颤栗了，怪模怪样地瞅了他一眼，把凶残的利爪缩了回去。

他觉得好多了，舒服多了。腾出一只手伸到车外，拨开扑在风挡玻璃上的飞雪。这雪太大了，连雨刮器都失去了作用。狂风呼啸，雪色茫茫，视线模糊，路呢？路在哪儿？妈的，在青藏线跑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大的雪？跟着感觉走，这句话用在雪野也许更合适。只有凭着感觉走！青藏公路在哪里拐个弯，在哪里上个坡，早印到脑子里去了，汽车团长没这点本事，还当什么鸟团长？对了，前面有座桥，那年发大水，洪水猛兽般扑上桥面，摇撼着林芝松木做的桥体，那桥体在洪水的狂袭之下，抖抖索索，咯哩叭啦乱响。副营长梁宏斌扒下军帽，扔在驾驶室座垫上，把稳方向盘，铁青着脸朝他吼道：“小冯，只有这一招儿了，冲过去！你他妈成草鸡了，别发抖！”

汽车跃上桥面，浊流巨浪冲上保险杠，扑上引擎盖，木桥颤颤巍巍，汽车晃晃悠悠。他胆怯地看了梁副营长一眼，副营长象是马戏团里走钢丝的演员，脸上还挂着笑。他不怕了，倏地坐正了身子。“轰隆”一声巨响，桥塌了，洪水将汽车

卷入水底，面前漆黑一团，轰轰的水流震耳欲聋，冰冷刺骨，全身发抖，一双有力的手将他从驾驶室里推了出去。他浮上水面，抱了块破大箱板游上河岸。后来团里派来吊车，从水底吊出那红锈斑斑的汽车，梁副营长牺牲了，他怀疑车体上的红锈就是梁副营长的血……

泪水从眼眶涌出。每次带着车队到了这里，自己都要落泪。梁副营长最后一刹那的微笑，永远留在记忆里。后悔死了，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拦住梁副营长？都怪自己要二百五，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飞车，颠断了钢板，害得梁副营长留下帮自己换钢板，没有跟上车队。无法弥补的罪孽！深深地忏悔。每次到了这里，都是这样。

对了，过了桥再行五公里，有一座牛毛织就的氍毹帐篷，永远泛着坚毅的黑色，帐篷顶上时刻飘逸着从羊粪火炉里冒出的淡淡的炊烟，帐篷里永远暖融融的，帐篷里住着牧羊人扎西达瓦一家。那次出事后，扎西达瓦从河边将他背回帐篷，把他倒放在马背上颠簸，让他吐出肚里的泥水。扎西达瓦的妻子多吉仁措给他煮手抓羊肉，熬酥油茶，还喂他一粒能够驱邪去病的藏区名药“七十二味珍珠”。自那以后，他跟这家人成了莫逆之交，从西宁给他们捎来砖茶，从拉萨给扎西达瓦买回藏靴，给多吉仁措买回手镯，还给他们的女儿卓玛买回课本，每次到了这里，就象一家人一样。

“佛爷，保佑大军，保佑过路的菩萨兵，保佑冯同志平安。”

每逢高原刮起狂风，下起暴雪，多吉仁措都要忧愁地望

着帐篷外风吼雪啸的天空，双手合十为他祈祷。扎西达瓦会备好他的雪青马，领着他的猎狗在帐篷外的雪地里走来走去。只要发现军车抛锚，他就会翻身上马，把雪地里饥困劳顿的驾驶员接进帐篷……

今天又下大雪，罕见的暴风雪！扎西达瓦，你……

恍惚中，似乎看到了扎西达瓦驼着背从雪地里走来，两条因为骑马致成的罗圈腿一摇一晃。他一手牵着雪青马，喝过青稞酒的脸上映着紫红，蓬乱的头发上落满雪花。没有布面的藏袍又宽又大，腰间系着的红布腰带结结实实地在胸前打个结儿，把长长的布头让风撩起，飘至身后，象是一束红红的火焰。赤裸的右臂从藏袍的衣领处伸出，露着铁一般坚实的肌腱，让人们想起古罗马角斗场的斗牛者那双臂膊，谁说雪原不养人？扎西达瓦都六十岁了，身子骨还那么健壮，真令人羡慕。那只粗壮的黄毛牧羊狗焦躁不安地跟在主人身后，瞪起血红的眼睛，暴露出稀稀落落的牙齿的大嘴，鲜红的舌头伸了出来，舌尖上的雪花化作血水滴在雪地上。

多吉仁措在祈祷，粗糙的双手合起，紧紧地贴在胸前。

“佛爷保佑，保佑金珠玛米平安无事。”

黑色的帐篷是一座圣殿。困，太困了。他在那圣殿里躺了两天两夜，热情的主人赛过菩萨。四肢平展地舒开，身下是软绵绵的羊毛毡，四周漫溢着羊粪火与煮羊肉的温馨，那是一个迷人的世界。此时如果能在扎西达瓦的氍毹帐篷里躺一会儿该有多好。

死神的利爪又恶狠狠地抓来，比哪一次都来得猛烈，犹

如寒光凛凛的刺刀挑起他的肝，猛地一甩，把滚烫的肝抛在冰冷的雪地里，让嘶鸣呼啸的野马群从肝上踩过，不堪忍受的疼痛。他的眼睛紧紧地皱在一起，肌肉收缩，汗如雨注。他赶忙用手捂住肝部，不行，受不了。一个急刹车，他晕倒在驾驶室里……

风吼雪疾，似乎到了阴曹地府，阎罗王凶神恶煞，小鬼前呼后拥，青面獠牙的判官，手持生死簿，刀光剑影，阴凄凄，冷森森。一个声音高叫：“你终于来了，来呀，狠狠地惩罚他！”

衣服被扒光了，蘸了水的皮鞭带着尖厉的呼啸，血从胸前流到腹部流到腿上流到阎王殿那铺满雪白人皮而散发着恶臭的地板上，象一条汹涌的河，血浪翻滚，沸沸扬扬。皮鞭如疾风，一阵强似一阵。他发狂般地吼叫，怒骂不休，颤栗不止。油锅沸腾起来，他被抛了进去，躯体顿时爆裂开来，一朵朵油花在怪诞的歌声中盛开，油花儿团团围住没了头皮的头骨，象是向日葵朝着太阳露出笑脸，头骨上的七个窟窿眼如同七座烈焰翻腾的山洞，股股青烟从山洞里喷涌而出。

阎罗王、判官、小鬼开怀大笑……

怎么？我的车怎么停在雪地里，车轮怎么停止了转动？他慢慢地爬了起来，吃力地把头探出窗外，风雪中佇立着他的车队，他妈的，什么正规化行车？让这场暴风雪把车队冲得七零八落，让自己的病把车队搅散了。

咳，冯云杰，你真的不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你是重病缠身的人，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汽车团长。逞什么能？



要是让身强力壮的参谋长带队出发，绝不至于闹到这一地步！“三十公里小休息，六十公里大休息。”汽车兵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角色，停车后一个个钻入车底，这里摸摸，那里敲敲，检查各个部位工作是否正常，加机油，紧螺丝，排除故障，还要检查车上的承运物资，忙忙碌碌，一分钟也不闲着。大概也该休息了，他想下车看看，履行一个汽车兵的职责。

他打开车门，狂风卷着雪片迎面扑来，头晕恶心，险些栽倒。

连长李恒玉顶着风雪来到 12 号车前。

“团长，你身体不好，还是我开吧。”

“我行，小吴才定车，快去给他打保险。”

李恒玉一脸哭相，风雪刮起的皮帽耳扇象是两个剧烈摇晃的芭蕉叶，忽喇喇摆过来，忽喇喇摆过去。

“你刚才……”

“没事。”他竭力忍受着肝部的剧烈疼痛，努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是该休息了么？”

“才走了不到十公里。”李恒玉一猫腰钻进驾驶室，抓住方向盘，“团长，你就休息一会儿吧。”

“不到十公里？”他真的惊愕了，可恶的肝，你折腾得老子好苦！自己绝不能就此下去，这是我的阵地！他推开李恒玉，顽固地说，“我来，这次咱们跑快点儿。”

“团长……”李恒玉的眼角挂着两颗冰凌般的泪珠。

他生气了，恶狠狠地瞪了李恒玉一眼：“罗嗦什么？我不